

浅论杜甫晚年寓湘诗中的自悯意识

刘儒, 李寅生^①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杜甫暮年流寓湖湘, 孤舟飘零, 贫病相仍, 匆匆谢辞人世。但他心忧国祚, 情系百姓, 儒者的人格气质给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寓湘诗中一声声自悯的悲鸣, 是为儒者尊严的抗争, 是为理想奔走的呐喊, 是为苍生社稷发出的最后一声哀号。

[关键词] 杜甫; 寓湘诗; 儒者; 自悯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4-0079-04

杜甫, 横空出世, 辉映千古, 与其说是由于其诗作感动天地, 毋宁说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了千秋万代人, 郝敬《杜诗题词》云: 惟杜少陵在唐人中砥节固穷, 忠义自许, 故其为诗感慨忧时, 根柢性情, 非徒嘲风弄月而已也。^[1] 对后人来说, 读他的诗, 便是与其高大、永恒的人格生命的对话, 从中汲取不尽的精神营养。被称为他生命绝唱的寓湘诗尤为如此, 留给后世的是无尽回味与哀叹。

一 杜甫寓湘期间的诗歌创作

杜甫湖湘纪行诗开始写于大历四年春, 当时他刚到湖南不久, 准备由岳阳出发到衡山去游南岳, 再到衡州去投奔旧友韦之晋。这一路行程分为两段: 一段是从当时的岳州巴陵县出发, 经洞庭湖、青草湖入湘江, 过湘阴县、长沙县北部到潭州, 一段是从潭州出发, 经长沙县南部、湘潭县、衡山县到衡州^[2]。从时间来看, 杜甫流寓湖南只有两年时间; 从地理空间来看, 杜甫的足迹遍布三湘, 谙熟湖湘一带的风土人情; 从存诗数量来看, 杜甫晚期在湖南创作的诗歌相对在四川的创作是少了很多, 仅存九十九首。

虽然杜甫在湖南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少, 然而诗歌容量极大。在生命的尽头, 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仍然没有停止手中的诗笔。在这九十余诗篇中, 其中有着对三湘美景深情的描绘和赞美,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祝融五峰尊, 峰峰次低昂”(《望岳》); 有着对湖湘流寓生活中结识湖湘友朋的感激和怀念, “久客多枉友朋书, 素书一月凡一束”(《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洞庭无过雁, 书疏莫相忘”(《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 有着对日常小景的吟咏排遣寂寞和孤愤, “湖南为客动经春, 燕子衔泥两度新”(《燕子来舟中作》)、“娟娟戏蝶过闲幔, 片片

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有着对生活在战乱和苦难中湖湘人民的深切同情, “况闻处处鬻男女, 割慈忍爱还租庸”(《岁宴行》)、“开视化为血, 哀今征敛无”(《客从》); 有着对凄苦穷愁窘况的悲鸣哀叹, “年年非故物, 处处是穷途”(《地隅》)、“疏布缠枯骨, 奔走苦不暖”(《逃难》); 有着对国运危急表露出的无限忧虑, “重镇如割据, 轻权绝纲纪”(《入衡州》)、“万姓疮痍合, 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总之, 杜甫的寓湘诗包含了这位知命之年的诗人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尽情抒写着流寓湖湘期间目睹唐王朝开始衰落的悲痛和孤愤。

杜甫生逢安史之乱前的全盛时期, 窥视潜藏在繁华豪奢的开元盛世的危机, 后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 亲身体会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血泪苦难, 历经国家危亡、人民危难, 将饱经忧患的一生和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社会治乱盛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休戚与共。中晚年, 杜甫流寓西南、荆楚, 时局动荡不安, 他的身体和生活境况也每况愈下, 但仍一饭不忘君, 一日未思朝, 心存魏阙, 诗人独自悲怜和哀吟, 诗篇中流露出浓厚的自悯意识和仁民爱物的情感。在他的自悯意识中有对穷老病愁的悲凉与哀叹, 有对魏阙孤危的忧虑与责任, 有对民瘼疮痍的关怀与注视。杜甫的寓湘诗中的自悯意识既是诗人贴近现实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 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缩影, 历史真实写照。他的这种自悯意识是对古代儒家传统文化的一种彰显和诠释, 正是这种自悯意识和爱国情感真正体现了一代诗圣大慈大悲的仁者胸襟和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通过对他生命绝响的寓湘诗的研究, 我们愈发可以体会, 他的诗歌紧密地与祖国的命运、时局的变化和人民的痛苦息息相连, 愈发显露出了一代诗圣君

[收稿日期] 2009-05-18

[作者简介] 刘儒(1981-), 男, 湖南衡阳人, 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

子忧道不忧贫的高贵人格与美丽心灵。

二 寓湘自悯意识的探析

(一)嗟余竟轲,将老逢艰危——穷老病愁中的固守与挣扎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五十七岁的杜甫出峡东出,寄身于江湖,举家离开夔州,携家南征漂荡。三月,舟抵江陵(今湖北江陵),在江陵的半年生活颇不如意,“结舌防馋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秋末,杜甫移居公安县(湖北江陵),境遇亦不佳,“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身无所容。随后杜甫又沿江而下,岁暮舟行岳阳(今湖南岳阳)。大历四年(769年)正月,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三月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抵衡州(今湖南衡阳)。到达衡州后,杜甫本想去投奔友人衡阳刺史韦之晋,不料韦已调任至潭州,杜甫一家在衡州举目无亲,只好折回潭州,没想到韦已病卒。此后,杜甫一家住在停泊在潭州的一叶扁舟中留憩数月,漂泊度日,生计窘迫,一家忍饥挨饿,后得以在潭州结识的韦迢、苏涣等人的资助稍有好转。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据潭州作乱,杜甫又一次携眷逃难,复至衡州。后妻舅崔玮任郴州刺史,杜甫欲往投依,至耒阳遇江水大涨,泊舟方田驿,半旬不得食,耒阳县令聂某驰书为致酒肉,方免饿死。因水阻不能南行,于是回棹北归。暮秋时节,杜甫辞别亲友离开潭州,溯湘而下,欲北归中原。入冬,杜甫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匆匆结束他在湖南的苦难之旅。

此前杜甫四处飘游却多有亲朋救济,致使生活未至窘迫,但是入湘却遭遇了人生最困苦的现实窘境。流落荆楚,风雨孤舟,无边无涯的旅途,贫病交加,旅况益艰,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到了杜甫的船头和笔尖。在兵荒马乱中,他没有回去的道路,本来是想投奔亲友,然旧友已歿,飘零异乡举目无亲,无人可以倚靠,不得不孤舟漂泊,凄苦伶仃,这是何等凄凉!大历四年清明节,杜甫作下了《清明二首》:“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枕榻左书空。”年过五旬的杜甫已经到了衰颓的年龄,身体衰弱,但他仍然抱着“落日心犹壮”的雄心。此诗中诗人描写从烟花看楼阁,从锦绣看山河,一片寥廓和渺茫,自己有家难归,剩来春水相伴。漂泊东西,不胜江湖浩渺,措身无所,穷途末路之下,思念家乡,诗人不得不失声痛哭,双泪俱下。那时的杜甫,急切寻找能暂解其困窘的朋友,甚至是广州刺史李勉、韶州刺史韦迢,然而后面境况是越来越差,在《对雪》中写道:“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随风且间叶,带雨不成花。金错囊从罄,银壶酒易赊。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杜甫在这时穷困完全暴露了,他没有丝毫掩饰和遮掩,从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到一个赊酒的穷困老者,两者的落差何其之大!钱没有了,托足之地没有了,带着妻子儿女一大群在这四顾茫茫的湘江上东西漂泊,“终日忍饥西复东”,其境何其悲惨,令人唏嘘。慨叹之余,无不欣赏杜甫的真诚和勇气。

在寓湘诗中记载杜甫自我哀悯的诗句屡见不鲜,《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昔如纵壑鱼,今

如丧家狗”;《幽人》:“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清明二首》“竟似贫病拏舟,乞嗟来之食者,有一字近少陵风骨否?”;《咏怀二首》“岁月不我与,蹉跎病于斯”;《归梦》“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这些诗句皆为杜甫抑郁悲伤之语,他在踟蹰中不得不面对无路可择的处境,真正成了无家可归的心灵漂泊者。现实境遇引发的挣扎之痛还只是开始,在杜甫的一生中,寓湘这段生命最后的旅程里,生存窘迫的困境一直压迫着诗人的心灵世界,而杜甫则始终保持的高度理性,其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中将对反省意识一直拓进到了心灵的深处。杜甫虽然对贫穷病老的窘境有着一声声的哀叹,但他并没有意志消沉,“秋风病欲苏”,依然保持着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虽然对穷老病愁的哀吟本身也是他寓湘贫病生活的尽情宣泄,然而又何尝不是他始终固守儒者独立人格的真实写照。

迫于流寓湖湘的生存压力,杜甫开始面对“乞嗟来之食者”内心的挣扎,“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逃难》),自己拖累着家人,却无力给予照顾,时时感受到的艰危刺痛着诗人的心灵。在无奈与无助之下,杜甫不得已开始乞援干谒,《早发》诗曰:“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杜甫处处感受到与“本性”相违的地方,为谋生计而不得不干谒屈膝,不得不看人颜色,外在的束缚导致内心不得不多虑思索,“有求常百虑,斯文亦吾病。以兹朋故多,穷老驱驰并”,自性之心的受缚,是诗人对寓湘生活遭际最直接的感性反映。儒士“斯文”与“乞嗟来之食”的矛盾爆发了,“老矣逢迎拙”的杜甫无法在曲意与直性之间寻到合理的情感支撑,他在接受友朋“施舍”时,表现十分羞愧,“此生已愧须人扶”(《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与寄递呈苏涣侍御》)。理性认知到自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奈时,杜甫仍旧时时不忘坚持自己的操守,表明自己的心志,《白凫行》诗云:“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鲁门鸚鵡亦蹭蹬,闻道如今犹避风。”仇兆鳌注本曰:“今且行踪飘荡,泛泛若凫,而素心了不为变,任其波涛岁暮,腥膻者终不可以食我也……此老倔强,百折不回矣。”^[3]儒士的尊严一次次刺痛诗人的心灵,“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谗”(《空灵岸》)。在尊严与物质矛盾面前,在理想与现实中间,他进退失据开始自省,心灵的漂泊,理想的固守,留下无尽的自悯哀叹。物质与理想,暮年的杜甫作出了生命中的终极抉择,最后他“自陈稷隐之志”^[4],“遂性同渔夫,成名异鲁连”(《回棹》),儒者的“斯文”与尊严并没有因为诗人生命力的衰颓而有所屈辱。

(二)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传统儒者的焦灼与责任

大历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观察使崔瓘据潭州作乱,流寓湖南的杜甫不得不携家眷入衡州避难,且欲由衡州赴郴州,依舅氏崔伟。《入衡州》“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老杜亲身经历这场叛乱,记载其中真实的场面,“销魂避飞镞,累足穿豺狼。隐忍积棘刺,迁延抵胝疮。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他带妻子儿女奔窜避难,隐藏在棘刺丛中,即使是脚上打起了血泡还要挣扎拼命

奔逃。“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诗人疲于奔命,大声疾呼天地之间没有容身之所。“邦危坏法则,圣远益愁慕”(《咏怀二首》),战祸蔓延,国家危乱,百姓丧亡,杜甫没有忘记下层人民的疾苦,他在途中与苦难的人民混迹在一起,作下了许多见证湖湘人民生活 在战乱和苦难中的诗歌,描绘出了广阔的社会画卷,“闻间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可见当时人民承受的灾难是何其之深,一些官吏也借机盘剥压榨,苛捐杂税,徭役兵灾无形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杜甫利用手中的诗笔真实记录当时的情景,并给予了强烈的批判。“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遣遇》),官府诛求,奸商欺瞒下的民穷财尽,稻米被征去充当军粮,到年终时无以为生,以至于沦落到卖儿卖女来还官府的租庸,杜甫怜悯哀叹这些受难的人民,“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杜臆》评论为:“上之所斂,皆小民之血,今并血而无之”^[5]。臧玠杀了崔瓘以后,澧州刺史杨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杨济出军讨伐,这些军阀相互混战,在《白马》诗中写下“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留下了一幅幅血腥的图画,兵戈潇潇湘,人民苦不堪言。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一出生即被打上了儒者的烙印,在到达生命终点时,在仍然不忘以儒士自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固守了儒家忧贫乐道的美德,他怀有“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责任感。伤乱忧时、思君报国、追求和平安民成了后期杜甫的政治理想,虽然这些都无从实现,但个人生活状态的变化让诗人一直遭受着社会的现实苦难,更让诗人对政治理想无法释怀。杜甫坎坷一生,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6]。杜甫晚年的寓湘诗中,本着儒者的仁爱之心,流露出俯瞰众生,孤影自怜的悲天悯人情怀,杜甫的政治理想从感同身受的苦难出发却又远远超越了个人,这正是杜甫的博爱与伟大之处。

漂泊荆楚,酷暑寒冬孤舟辗转驱驰于江湖,诗人心却紧系社稷苍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根源于“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想,他的忧患意识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深沉,直至终老。乃至临死前,仍奋笔不辍:“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夔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哀叹乾坤疮痍满目。杜甫忧患群盗纵横,战伐不已;忧患诛求不已,国运艰难,进亦忧,退亦忧,百忧集于一身,悲歌动地,正是因为诗人一身正气,对社会政治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人民和国家拥有一片真诚。杜甫虽然仕途多舛,一生未达,却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一位清醒儒者的焦灼与责任,时时刻刻关注着政治时局,忧心忡忡,至死未休。

流寓湖湘的两年中,杜甫羁绊旅途,形迹衰朽,贫病交加,境况每况愈下,但他始终是以儒者自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在湖南大乱中只是一位“湖外客”的诗人也同样表现出高昂的政治参与意识,“致君尧舜付公

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驱驰数公子,咸愿同伐叛。声节哀有馀,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卤莽同一贯,始谋谁其间,回首增愤惋”(《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暮年杜甫没有丝毫的退意和畏意,他攘臂请战,壮怀激烈。只是舟中飘零的旅客,却有如此坚定的态度。但是无论他如何坚定,湖南大乱已经形成,杜甫也到了末路,烛已见跋,心已成灰,“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夔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剑南十年,湖湘二年,把杜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但这希望太渺茫了,渺茫到不成为希望,而是一缕残愁,两行清泪^{[7] 187}。“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无奈发出凄凄之声,剩下他对“腐儒”的连连叹息。

在杜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对“腐儒”自嘲的诗句,“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题省中院壁》),“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寄韦有夏郎中》),“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草堂》)。这些对“腐儒”自嘲的诗句是杜甫看见自己的传统儒家理想一点一点地被粉碎,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于是乎儒者的焦灼与责任促成他生命中留下对自身以及苍生社稷最后一声悲鸣和哀叹。

三 儒者生命中最后的抗争与哀鸣

事实上,杜甫在湖南经历了诸多艰难,飘零潇湘,念及暮年,对于自身无缘仕途已然看的十分明白,可悲的是,他同时对于归隐的可能也给予了自我的否定。仕途的不通,杜甫还有隐逸的可能,但是杜甫又不甘归隐。于是现实便将他推入到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绝仕途,而生有所忧;弃归隐,则心无所托;自己就在这样的无可奈何中耗费着才学与岁月。杜甫浓郁的忧患意识下存有清醒的理性精神,从本心发觉到无路可寻,再到以腐儒为慰藉,曲折复杂的心灵世界丰富了寓湘诗的文化内涵,而寓湘诗则诠释出杜甫心灵世界的深度,以此为径可拓展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研究向度。为躲避军阀混战,衰老多病的诗人不得不重新过起漂泊流浪的生活,他一边为自己多年来的避难生涯深深自责,同时遏止不住为朝廷安危担忧,一生落魄潦倒,流淌着血泪的歌哭无人理会。寓湘诗中诗人的一声声自悯的哀叹是儒者尊严的抗争与不甘退隐的彷徨,时空的漂泊感由于这种两难境遇的存在,而更深层次的内化为心灵的漂泊感,并支撑起寓湘诗中格外的悲凄之质,同时也谱写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强音。

漂泊湖湘期间,诗人的自省意识增强,他不仅对自己的生存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而且对曾经深信不疑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开始怀疑了,并滋生出否定的倾向,这种反省意识的强化导致诗人自我意识的裂变。一方面以忧患意识为主,他在历史现实生活中,体验着各种忧愁,既对自己生存困境表示担忧,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一番情感的升华和道德自觉,对国家前途和百姓生活充满忧愁。另一方面,在浓重的忧患意识的困扰中,杜甫还有些许微弱的希望,他希望早日回到长安,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这些理想稍

许能够给诗人内心带来短暂的快乐^[8]。但那种经邦济世的理想很快被时事危艰和穷愁困厄消磨殆尽,腐儒的卑微无力和老马的志存高远构成矛盾性情感体验,于是情感中融入自嘲自诮的自悯意识。

接近杜甫生命终点的寓湘诗尤为值得人们颂扬,因为这位诗人对于内心世界的发觉才真正达到了人生最深刻的阶段。这种变化很大程度是由寓湘遭遇到的恶劣生存环境所致,严酷生存危机压榨着诗人的生活空间,并压迫着内心,使诗人对心灵世界投入更多的关注,从而更易凝缩出心灵之本真的存在意识,视角从历史中抽离,历史的维度转换为心灵的时空,拓深了杜甫内心可探索的深度。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窘,异乡的凄凉,时局的动荡,民生的艰辛,这一切都萦绕在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心头。面对无奈的现实,杜甫在自身的苦难中感受,在现实的苦难中忧思,他的目光是面对现实的,虽然他在诗篇悲鸣不已,独自哀叹,但在对“理想家园”的渴望中,杜甫的目光和思想丝毫不因为这理想的无从实现而放弃或改变。他终生怀才不遇,却仍然丹心碧血,为

自己的理想呐喊奔走,谱写一曲曲壮美的精神浩歌。

[参考文献]

- [1] 赵海菱. 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272
- [2] 陈贻焮. 杜甫评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248
- [3]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037.
- [4] 浦起龙. 读杜心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805.
- [5] 王嗣奭. 杜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74.
- [6] 孙浩宇. 杜甫报国忧民意识的思想意蕴与精神特征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1): 76
- [7] 朱东润. 杜甫叙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187.
- [8] 李成文. 杜甫漂泊荆湘时的情感世界及艺术表现 [J]. 船山学刊, 2006(2): 107.

On Dufu's Self-pity Consciousness in YuXiang-Poem During His Later Years

LIU Ru LIYin-she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In Dufu's later years, he became a refugee, poor, lonely and sick. He was forced to be homeless and trapped in Hunan. YuXiang-Poem represents Dufu's last cry for his dignity and dream. It shows his self-pity consciousness. Although he died shortly, his Confucian spirit of caring for the fate of his nation and people is valuable heritage for people.

Key words Dufu; YuXiang-Poem; Confucian; self-pity consciousness

(上接第 74 页)

[5]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A].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 第 4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2

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Qiu Hu's Works in She Folk Songs "Li Qiu Hu"

ZHONG Cui-ho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t is in the She folk song "Li Qiu Hu" that the works of Qiu Hu's "Qiu Hu Xiqi" was interpreted in the folk way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and change of this ancient female topic reflects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it as well as rich culture of the She People.

Key words Li Qiu Hu; She folk songs; Qiu Hu taking liberties with his wife